

第七章 結論

文人居室之「雅」，首先指向山林鄉野；¹若要論述居室生活，山居生活則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份。明人好山，認為：「身在世中未入山，無多受用；心遊域外更閉戶，有些便宜。」²甚至許下心願，「生平願無恙者四：一曰青山，一曰故人，一曰藏書，一曰名卉。」³四願便有「青山」，文人對於「山」的意象，從早期仰之彌高、望之彌遠的崇拜心態，而成為浮世寄託、依戀的對象，更成為文人擇居位置的首選。明人所營造的山居生活，定調為：不喧、幽閒、深趣、適宜的生活狀態。⁴而山居的典型，可以晚明山人陳繼儒為例：

客過草堂，叩余岩棲之事，余倦于酬答，但拈古人詩句以應之。問是何感慨而甘棲遯？曰：「得閒多事外，知足少年中。」問是何功課而能遣日？曰：「種花春掃雪，看錄夜焚香。」問是何利養而獲終老？曰：「研田無惡歲，酒國有長春。」問是何往還而破寂寥？曰：「有客來相訪，通名是伏羲。」⁵

山居的目的、山居的功課、山居的經濟、山居的交遊等，皆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。山居生活使得文人欣慕的山水，成為「可行」、「可望」、「可遊」、「可居」，山水勝景可常處，泉石嘯傲可常樂，漁樵隱逸可常適，猿鶴飛鳴可常觀，塵囂韁鎖可常避，⁶這便是山居生活的寫照。周履靖的「山家賦」，更將山居樂趣描述得淋漓盡致：

卜居青峰之側，築室碧澗之濱。路悠兮日無客到，山靜兮時有鳥鳴。蒿萊而迷曲徑，蘿薜而繞衡門。谿畔巖花兮將笑，林間野鹿兮偏馴。泉清而涵皓月，簷寂而留白雲。遇隣叟而對弈，晤衲子而談經。或隨漁而釣水，或逐樵而斫薪。衣製枝頭綠葉，餐烹嶺上黃精。消受

¹ 周積明，〈中國文人居舍的美學追求〉，頁 59。

² 《張子遠先生爨下語》，卷上，頁 13 上。

³ 《小窗自紀》，卷 1，〈雜著〉，頁 43 上。

⁴ 吳智和，〈明人山水休閒生活〉，頁 113。

⁵ 《巖棲幽事》，頁 2 下。

⁶ 《林泉高致集》，〈山水訓〉，頁 1 上。

山林之樂，得逃塵世之名。⁷

陳繼儒的「巖棲幽事」與周履靖的「山家賦」，已將明代文人山居的志向、樂趣等敘述明白確切。茲將明人山居生活的時代意義及其社會文化，綜述如下。

一、**山居的時代特性**：明代山居的狀態以「淺山而居」、「山城而居」為主，不強調「隱」，而重視「逸」。明人創造一種有別於「特立獨行」、「離群索居」的隱逸風格，著重「逸樂」與「群友」。傳統山居隱逸的寂苦生活，至明代已有不同的時代風貌。依明代各時期來說，明人隱逸的方式，經歷幾個階段的發展：明初的政治性隱逸，弘治、正德之際的市隱以及追求性命真諦為主要目標的道隱，中葉以來的生活化、世俗化隱逸形成，晚明時期的通隱、吏隱。明初文人的隱居生活多以山居為主；至明代中期，有大隱小隱之別，大隱隱城，小隱隱山；明代晚期「山人群體」興盛一時，呈現山居生活的不同狀貌；至明亡後，明遺民因國亡的沈痛，藉山林幽境來寄託內心的苦寂，又回歸明初政治性隱逸的山居生活。

明初和晚明的隱逸之風極為盛行，隱士大量出現。明初多迫於無奈，而晚明多出於自願；迫於無奈多出於政治時局，出於自願則來自個性因素。個性的轉變，當然也受外在浪漫思潮的時代氛圍，佛道教思想的啟迪，商業發達的市井生活，以及動蕩的社會環境等影響，使得明代後期出現「世俗化」的隱逸現象。明人將自我生命進入閒適的隱居場域，而此一勝場既是我人可以相得相感，更可供自我逍遙閒賞於其中，常寄托於人、事、物，栽入山情水意之盛事中。世俗化潮流推動下，文人要求打通聖凡，溝通雅俗，從而使文藝、文化更加貼近世情人生，加劇庶民化的趨勢。晚明文人的人生觀是戀世的、適世的、娛世的，而非超世的、出世的、厭世的，世俗化使他們的人生觀、價值觀、美學觀產生深刻的變化。

二、**山居的悲喜寄託**。山居生活是寄悲暢意的生活選擇。明人面對政治現實的殘酷時，有時政治理念無法實現，有時政治污濁無法同流合污，他們既不願趨炎附勢，卑諂干進，又不想苟且祿位，久困吏局。於是毅然棄官而去，徜徉山水，或托病告歸，深藏遠避，或杜門謝事，著述自娛。

⁷ 明·周履靖撰、陳繼儒選，《梅巖稿選》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集部一八七冊，台南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7年6月初版），卷1，〈山家賦〉，頁5上。

尤其在明清易代之際，明遺民面對流離顛沛，喪亂頻仍，對於人生的幻滅，產生巨大的時代挫折感。此時往往選擇僻居山水，怡然自處，與天地同化，「山」遂成為遺民們生息的保證，人生的寄託則由俗世的爭競，轉為山居的閒逸；由亡國的遺恨，轉為山居的避世。山居生活是在遭遇人生悲愴後，舒解抑鬱的方式；是一種短暫的沈潛，等待美好的時機；或是人生老計、死計的終養，得以寄託山水的勝景，進而可「轉悲為喜」，「寄憂為樂」。

三、山居的山水好尚。明代文人大多喜好山水，並以此作為陶融性情，修養心性之所，以山水為性命，流連山水已內化為文人個體的生命內涵。當明人退離當前的世局，堅志歸隱山林，於是放曠情志於林野山壑，尋求物事的賞心樂事，從而將關懷人世之心志，轉為寄興山水之真情。山水自然是文人寄興情懷的歸宿，可以藉此掙脫世俗社會的禮教束縛，放縱心性，泄憤娛情，還歸本性，成為安適性靈之地。所以明人擇山而居，也成就山水好尚的山居生活。

山居的環境皆環以山水景物，有群山環抱、疊嶂飛馳的壯闊，以及眾山伏卧、屹然高踞的幽遠，還有怪石、雲嵐、花木、川泉的細緻點綴，增添山居環境的多變。怪狀柱立的堅石使山雄偉壯闊，變化倏忽的雲嵐使山活潑秀麗，生生不息的花木使山青翠多姿，潺湲不休的川泉更增山的秘靜與撫媚。有「山」與「水」的交迴、「山」與「湖」的交映、「山」與「泉」的爭鳴、「山」與「石」的競峭、「山」與「雲」的幻變，以及「山」與「花木」的妝點，景致怡然的山居環境，使得明人生活具有多重面向的不同感受。

四、山居的質樸簡約。「一池荷葉衣無盡，數畝松花食有餘。剛被世人知住處，又移茆屋入深居。以是知隱者入山惟恐不深也，豈羨乎世之華靡哉！」⁸山居生活崇尚清雅淡泊，不欣羨富麗豪華。在空間格局上，採簡單無華的建築格局，以符合樸質自在的山居生活。屋舍內部的佈置也以素雅簡潔，古樸大方為尚，著重清新雅致的意境，體現出文人雅士的生活態度。

山居日常生活取之自然，用之自然，享之自然，兼具自然的風味與質

⁸ 《趙氏連城》，《客窗隨筆》，卷4，總頁113。

樸的風格。食物以山蔬野菜為主，服飾則自給自足，並將山中的天然物，就其物性而製成各種用品，具有實用價值，也使得山居生活更深涵自然與人文層次的美感。

五、山居的閒情雅致。有詩云：「身名幸自謝籠樊，白首為農誓不諼；慣住山中知鹿性，數行樹下識禽言。巾車每許鄰翁借，書帙閒同道士翻；醉後漸看松月上，滿村雞犬寂無喧。」⁹在山居生活中，焚香啜茗，寄意琴書，取樂魚鳥，與客清談，樵歌偶嘯，牧笛輕悠，這是一種閒情雅致的山居生活。

山中竹木花果數畝，灌溉除草則幽然自得；魚禽鶴鳥，餵養賞玩則頗具閒趣，這是山居的園藝生活。山居環境幽靜無擾，澄心慮志，幽然覽閱，放情於書齋，這是山居的學藝生活。而文人禪衲，對坐品茗，壺中漫散幾縷清香；飲酒酣醉，消愁冶趣，壺中蒸引幾段恩怨；或放酒高歌，弄樂賞曲，輕揚淡泊雅意；弈棋消日，籌謀馳騁，爭戰幾回輸贏，這是山居的閒適生活。這些皆是明人閒情雅致的山居生活狀態。

六、山居的感觀精采。山居生活中，山水自然變幻無常，呈現動態的美感。隨著季節的更替和日月升落，山岳間聲、色、形、光的展現，是自然造化的結果。¹⁰天地間「聲之韻」者，曰：「溪聲、澗聲、竹聲、松聲、山禽聲、幽壑聲、芭蕉雨聲、落花聲、落葉聲，皆天地之清籟。」¹¹這些皆山居才擁有的天籟之聲。山水、草木、日月、風雨，共謀天地的奇幻變化，繪成色彩斑斕的圖畫，奏出樂音悅耳的曲目。明代山居人士，親近自然，感受萬物，體悟自然萬物可喜可愕的天地情。無論聲音或色彩，山居生活皆能享有豐富精采的感觀境界。

本文力求建構明人山居生活的整體面貌，藉由山居生活的論述來突顯當時的社會狀態，與明代文人的生活樣式、文化意識，並從其山居生活方式中，反思現今的生活抉擇、生活環境，與面對物質的欲求或性靈的閒適，皆有其一定的學術參考價值。

⁹ 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，卷 130，〈山居部·山莊閑居〉，頁 1204。

¹⁰ 游琪、劉錫誠主編，《山岳與象徵》，頁 542。

¹¹ 《小窗自紀》，卷 1，〈雜著〉，頁 45 下。